

比较 与 差距

建筑论坛丛书

潘祖尧 杨永生 主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建筑论坛丛书

比较与差距

潘祖尧 杨永生 主编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丁文红

建筑论坛丛书

比较与差距

潘祖尧 杨永生 主编

*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河北省雄县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10 字数 180 000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 000

ISBN 7-5308-2277-2

TU · 139 定价: 20.00 元

前 言

这书编入了“建筑论坛”第二次学术研讨会的16篇论文和论坛主持人的两篇讲话。这次会是1996年8月6日~7日在天津市召开的,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主办,全国政协委员、香港建筑师学会前任会长潘祖尧先生和我主持。

“建筑论坛”是潘祖尧先生倡议并赞助的,每年开一次会,围绕一个主题,会后出一本书。每年都由主持人根据主题的内容,邀请十几位专家学者撰写论文,并在开会之前印发给与会者参阅,准备会上讨论意见。因此,在短短的两天会上,就没有必要再宣读论文了,而是每人发言限20分钟,讨论20分钟。发言和讨论除了放些幻灯片并作些必要的阐释外,往往还谈及建筑界的一些热点话题。这样,既避免了一人长篇发言,众人洗耳恭听的沉闷气氛,又为与会者创造了自由交流、深入讨论的机会,不时还能引发新的见解,有利于激发思想火花。大家从《建筑师》第73期上发表的会上发言摘要可以看到发言的大部分要点。因此,会上讲的与这书中论文的内容不尽相同。

顺便告诉读者,1995年10月在深圳市召开的“建筑论坛”研讨会是以“建筑评论”为主题,会议论

文集《建筑与评论》已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发行。

1997年“建筑论坛”的主题尚待同有关专家学者商议后再定,预计将在1997年9月份举办。

杨永生

1996年8月于北京

目 录

研讨会开幕词.....	潘祖尧(1)
中西建筑之“异”偶见.....	沈克宁(4)
论纪念性建筑的环境艺术	
——直觉·经验·先验·移情	
.....	顾孟潮(16)
中日现代建筑发展历程的比较研究	
.....	吴耀东(35)
北欧城市——过程与经验	董 卫(53)
在国际性和国家性建筑框架里的中	
国现代建筑	邹德侬(85)
前苏联建筑及其对中国建筑的影响	
.....	吕富珣(105)
略论科学革命与西方建筑空间发展	
.....	王贵祥(157)
中亚建筑折射中的思考.....	王小东(180)
现代建筑创作与传统的回潮	
——日本现代建筑的引进热与回潮风	
.....	聂兰生(200)
莫斯科建筑学院的建筑学教育及对	
我国的启示.....	韩林飞(215)
建筑评论的评论.....	马国馨(239)

杨廷宝与路易·康…………… 赖德霖(258)

放下包袱,脚踏实地,克勤克俭,建设

美好的未来…………… 钟华楠(270)

比较与差异…………… 齐 康(281)

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建筑创新

— 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

…………… 彭一刚(289)

中华民族的视觉特征与中国建筑空

间的组织…………… 仲德崑(299)

中国需要比较建筑学…………… 杨永生(310)

(以上编排除主持人的两篇发言外,均以收到论文先后为序)

研讨会开幕词

潘祖尧



举办中国建筑论坛的设想是在一个很凑巧的场合里产生的。1995年3月22日,我正在北京参加钟华楠先生为了新任香港建筑师学会会长一职到京与中国建筑学会及有关单位的领导人进行学术交流的活动,晚上在下榻的西苑饭店咖啡厅与好友《建筑

师》杂志编委会主任杨永生先生把酒言欢,谈及通过学会举办学术活动,在筹办工作上需要很多人力、物力,如果能够举办一些规模而又有深度的研讨会,通过私人赞助,便能对推动中国建筑设计起一些实际的作用,如古人的兰亭会。当时杨先生提议先在深圳举办一小型研讨会,邀请十至十二位建筑师、学者出席并提交论文,用两三天的时间去详细讨论提交的论文,会后可把论文出版,公诸于世,使更多的人受益。结果,《中国建筑论坛》就这样产生了。我认为,

建筑评论是改进建筑设计的原动力,但可惜我们中国有不少人对评论缺乏好感及接受能力。我觉得要跟上世界设计水平,我们就要放弃固执的思想,接受批评。所以,我提议把第一次论坛研讨会的主题定为“建筑评论”。第一次研讨会于1995年10月在深圳举办得十分成功,而且全部论文在《建筑师》杂志第67期上刊登出来。今日,承蒙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支持,已经把全部论文印制成书,成为《中国建筑论坛》丛书第一册。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还愿意以后主办每年一次的中国建筑论坛研讨会及出版提交会议的论文。

今次研讨会的主题是“比较与差距”,可算是把建筑评论再提高到另一台阶。通过一些实例深入研究我国建筑设计与国外的差距,从而对我国的建筑设计进行分析并找出缺点或长处。作有建设性的比较首先要有不偏不倚的心态及丰富的设计经验,对国外的实例要作深入的了解,对国外的设计运作要熟悉,才能对国内的例子作出合理的评论。有比较才有进步,有比较才能把我国的建筑设计水平提高。国外有很多国家在建筑设计上,已经历过很多派别的演变,而日本却从传统建筑设计进展到模仿西方阶段,并且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出自己的独特风格。我国从民初开始只滞留于模仿阶段,直至现今也摆脱不了模仿,何谈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呢?

比较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但没有比较就没有进步,我希望今天举办的研讨会,能激发比较学热,

激发我国建筑师的雄心,努力创造出中国新的现代
建筑风格!

1996年7月31日于香港

中西建筑之“异”偶见

沈克宁

1996年3月我从海外回到北京，一日正在王明贤、徐纺两先生的办公室内，接得建工出版社前辈杨永生先生的电话，杨先生希望我写篇有关中西建筑比较的文章。杨先生在



撰稿人的选择上不以资历取人，令我甚为感激，于是几乎不加思考地便应承下来。不久开始思考如何做这个题目，方感到这个题目的难做。按常理凡写中西对比题目，作者应具备中西建筑及文化的知识，但我自1988年做完夏商周三代城市分布与布局的题目及1991年做过一些中国乡土环境、建筑与文化关联之研究后已有近五年的时间不曾系统地接触这一领域。关于西方建筑近年来虽然一直留意，但并未随身携带有关书籍，谈起来只恐言而无据。看来这个题目

沈克宁：访美学者。

似得暂缓,但心中时常惦记这个题目。

不知不觉在国内已住了两个月,在这期间经历了一些事情,感到有些事情和问题需要写下来,或者权可充做我这段日子对中西比较这个题目的一些粗浅看法吧!我想从三个方面入手:①建筑理论研究;②建筑设计及评论;③建筑教育。

一、建筑理论研究

回北京最先做的就是搜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读后感到近年来建筑理论的研究工作深入的程度和广泛性来说比过去有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个人感到有一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惊人的,那就是汪坦先生主持的近代建筑史的研究工作。记得当时我离开北京时汪先生正在筹办此事,数年后的今日一门学科、一个领域形成了。该领域的成果是喜人的,我尤其对清华大学的赖德霖先生的工作深感敬佩。他的工作成果有案可据,我这里想说赖先生的研究方法和搜集资料的详细程度显示了一位严肃学者的治学精神,十分可敬,所做的工作是十分扎实的。胡适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叫做“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大胆假设的事情,大多数论文都做到了,而小心求证的事情赖先生是做得极为出色的,相与比较,我读到的其他论文或文章则稍显逊色。

在阅读这些论文的前后,我去清华大学拜访了陈志华先生。陈先生办公室里,乡土研究组的同志,如李秋香先生及同学们都在紧张地忙碌着,陈先生

也不时地回答着问题。谈话过程中,陈先生说到当前有不少文章(包括研究生论文)使人看不懂。陈先生的这种议论过去也曾读到过。那时年轻气盛,总认为年轻人写些“纯”理论文章,做些“纯”学术研究无可厚非,不过最近看到的文章使我感到陈先生的一些评论并不过分。陈先生说我人在国外当了解国外学术研究的态度和方法,认为应将他们的治学经验、态度和方法介绍过来,也许有利于青年学生,我当时听了虽以为是,但自觉并无功力去做这件事,也无资历去循循善诱地开导学生。但自从陈先生一席话后,想要谈一谈这一家言、二家言(或许是数家言)的念头愈来愈重,直到今天写在这篇文章中。

我个人觉得现时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文章流于“虚”、“空”的原因有四,一、题目过于宽大,二、材料收集不充分,三、缺乏亲身体验,四、未能理解他人和吸收他人成果。

第一:关于命题的选择

题目过大似乎是个普遍的问题。大凡题目一大,著者在文章中常会摆出学贯中西,历史知识丰富、渊博的样子。通常是上下五千年、中西哲学大讲一番,谈必是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海德格尔,还要加上美学。这样的做法通常只是罗列了名人的“语录”,而对学术研究的贡献并不大。再回到刚才提到的“小心地求证”,大凡大题目,求证必然是由大题到中题再到小题,这样一级级地建立起来而得以求证,而许多论文是排列了中题目文章就完了,与那大题目没有紧

密的关联。这样的论文不仅“虚”，而且无法使人看懂。我的感想是题目要小一些是我们能够处理的，要有足够的材料（尤其是一手材料）支持，随后就是从各个角度进行分析，甚至是极端地非理性地将这个题目搞透、推向极至。小题目引出大问题是解剖麻雀的典型，不妨以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作为一个例子，那是他在英国做的博士论文，他从小村的实地调查，周详研究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建筑理论家 Alberto Pérez-Gómez 的博士论文是有关 17、18 世纪英国建筑的，是四五百页的大部头著作，以四五百页的篇幅研究二百年的英国建筑。与此相比较的是试图用十几万字甚至几万字来论述整个西方建筑理论和思想，那么作为论证的材料和庞大的题目自然不成比例。我在伯克利写硕士论文题目时曾在图书馆中查找有关乡土建筑的论著，由于搞的题目是浙江省富阳县龙门村的聚落形态与社会组织，因而对那些个案研究的相关论著格外留心，发现其中很多论述都是学生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对象也只是一村或一个区域。为研究龙门村笔者曾在该村住过一星期，所收集的资料极不完善，但感到以这些第一手材料进行研究当可完成一篇确切有据的 4~5 万字的论文。从小到大的关键在于论证是有充分基础的。假设再大、再大胆也都要有事实材料加以论证。

第二：关于材料的搜集

做论文的材料不够亦可分为二点，一是查找、收

集的文献不够。在欧美做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查找阅读有关的文献。这一步是了解你打算要研究的那个领域的成果、进展、缺陷、问题、错误以及重要性及发展方向等。通常的惯例是在论文的开始列出这个领域的主要论文的著者及年代。我们常见在论文开始列出一大堆名字及年份,例如 Simmon (1988, 1990) 等等,意指 Simmon 在这个领域 1988 年和 1990 年发表的论文或专著。在论文和著作后的索引中可根据字母和年月发现该著者相关年发表专著的题目等信息。人们常认为某著者参考文献丰富与否可以从论文的索引中发现,其实不仅如此,著者参考这些文献的目的在于前面说的:“了解该研究领域的成果、进展、缺陷、问题、错误以及重要性和发展方向等。”此外也肯定前人或他人对该领域所做的贡献,同时避免重复性工作,他人做过的就不再做。在欧美发表论文的程序通常寄给某杂志的主编,由该主编下发给负责该领域的副主编,副主编再送给在该领域做出过成绩的两位学者来审阅。重复的工作或部分重复的工作是绝对不会发表的。我这次所见到的论文在这一步上做得不很够,而且有些论文讨论的内容、方法和观点也有些相似,这本身并不是大问题,问题在于并没有得出新的结论。

论文材料不够的第二点是将原本不充分的材料扩展,如仅可作为节的材料扩展为章。其结果是论文的“虚”与“空”。例如一些论文讨论“类型学”,但有关类型学的理论和材料整理得不充分,主要限于英国

AA School 的班蒂尼(Bandini)和意大利建筑师罗西的思想。班蒂尼的文章论述得全面而简洁,但那是他对类型学的总结。如果我们做的仅是类型学介绍也就罢了,但如果是有创意的论文,类型学章节成为班蒂尼的翻译则似乎有所欠缺。再如建筑现象学被许多研究者放在论文中,但所讨论的太多只是诺伯格—舒尔茨《场所精神——走向建筑的现象学》的建筑现象学观点。笔者也一直关心建筑现象学的进展。从1986年开始留意,一开始看到台湾季铁男先生的文章,后来在外国图书展上购得施皮尔伯格(H. Spiegelberg)《现象学运动》和《现象学的内涵》两本经典著作并加以阅读,大概了解了现象学运动,可对现象学如何在建筑学中加以展开仍不得其解。1987年托人从国外带回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精神》,读毕,问题反而更多。主要是对舒尔茨书中现象学仅采海德尔,而不采胡塞尔和梅罗·庞蒂的思想感到有疑问。自那以后五六年过去了,虽也曾在文章中谈到现象学,但那也只是一小段话介绍了环境研究中大卫·李的两个概念。不久看到霍尔(S. Holl)的《锚固》(Anchoring),终于对建筑现象学在建筑设计上的显现有了些理解,故而在《美国建筑的“新”精神》和《美国建筑师霍尔》中各写了一段有关霍尔的建筑现象学设计思想。当时还试图在介绍霍尔的文章中加上一段有关现象学的哲学论述,但《世界建筑》杂志社的李宛华先生看稿后认为生硬。我至今感到删去那段文字十分正确,因为那是一个自己还不甚明

了的理论。95年购得霍尔等人的《知觉的问题——建筑现象学》(Question of Perception—Phenomenology of Architecture)读后感到这十年对建筑现象学的疑问终该得解了,但其中还有一些问题,于是又重读施皮尔伯格的著作,借来几本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并从国内带来了梁卫康先生的著作。随后重读诺伯格—舒尔茨的《场所精神》和霍尔的《锚固》。这时方感对现象学的求索可以告一段落了,于是写了两篇有关建筑现象学的文章,算做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初步认识。有此经验故而对后来所见到的文章中将建筑现象学不多的资料加以扩展是持有怀疑态度的。

第三:关于亲身的体验

对建筑及相关的建筑理论没有亲身的体验也是产生“空”、“虚”的原因。曾记得霍尔在《锚固》一书的前言中提到他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上课时教授的谆谆教导,不可相信照片,而要去亲身体验建筑,他说这点对他日后的研究创作影响极大。写到这里不仅想起另一件事,那就是在《华中建筑》上读到的清华大学的吴耀东先生的一系列文章。我与吴耀东先生未曾谋面,但他写的文章我很喜欢。读他的文章可以感受到他对所研究的日本文化、社会、场所与建筑有着真切的体会,从他的文章中似乎透出某种“禅机”。我不禁问自己:这种透彻的理解是从哪里来的?回到北京后高亦兰先生将吴耀东的论文借我一阅,阅毕我的疑问算是得到了解答。原来吴耀东先生文